

儿子曾六进六出戒毒所未能戒毒——

惊心13年! 她用母爱战胜毒瘾

A | 儿子在外面吸毒

64岁的贺新平是娄底市双峰县永丰镇光辉村人,她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舞,每天都会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来跳舞,而且她还负责教大家敲腰鼓和打军鼓。

“贺大姐,你怎么还不来?没你指挥我们排练不了。”11月28日,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贺新平不时接到舞伴们的催促电话,电话这头的她只好头手舞足蹈地口头指导。她那股高兴劲,让你绝对想不到,在开始这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前,她曾经因为要帮儿子吸毒而黯然神伤了13年。

“现在只要听到‘吸毒’两个字,我就会立刻变得紧张起来,整个人就特别敏感。”贺新平说这话时,不停地搓着手,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似乎一下子回到了最初知道儿子吸毒时的情形。

“新平,你儿子小江(化名)在外面吸毒,你知道吗?”1998年,初次听到邻居这句话的时候,贺新平想都没想就回答了“不可能”三个字。

小江出生于1969年,是贺新平的大儿子。在她看来,吸毒这种尽赔本的事情,一向精打细算的儿子怎么可能去做呢?

在上世纪90年代,贺新平一家是很早就受益国家政策发家致富的典型。她开洗车场、搞修理、跑运输,一家人的生意可谓是红红火火,在当时月纯收入就过万元。随着生意越做越大,1997年,小江带着家里几十万元的资金到双峰九峰山搞旅游开发,投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很高的回报。贺新平也被别人称为“富太太”。

为了验证外面的传言是真是假,贺新平当时还是把儿子叫回了家“审问”。不过,一看到儿子面黄肌瘦的脸,贺新平就吓了一跳,她开始担心邻居的话是真的。

面对母亲的质问,小江当时很坚定地回答:“怎么可能?别听别人瞎说。”但贺新平终究是很担心,为了彻底弄清真相,她把29岁的儿子关了三天。

“在第三天结束的时候,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这才是我痛苦生活的真正开始。”11月28日,贺新平苦笑告诉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儿子当时把他们一家都骗了。

原来,小江虽然没出门,但通过电话叫人把毒品通过针线送到了房间,而这一切他们一家全然不知,还高兴地以为小江真的没有任何毒瘾。

文、图: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李旦
她曾经是别人艳羡的富太太,也曾经沦落到每天与儿子共吃一个馒头。她曾经身着貂皮大衣过着悠闲的日子,也曾经50岁时开始去砖厂打工昏倒在地。这种生活,她一过就是13年。这一切的根源,只因为她要从毒品手里夺回儿子。11月28日,娄底,已成功帮儿子戒毒的贺新平向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讲述了那些凄苦的岁月。



帮儿子戒毒成功后,贺新平的笑容多了。

B | 母亲砖厂打工还债

两年后,小江吸毒的事终究还是被家人知道了。2000年,小江竟用刀子挟持妻子要钱吸毒。

“听到这个消息,我当场就晕倒了。”贺新平向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回忆。发家致富的典型之家一夜之间变成了天天有人追着讨债的贫困户。小江从1998年吸毒后,不但把家里用来投资的钱全部花光了,还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

苏醒后的贺新平从此走上了帮儿子戒毒的艰辛之路。

贺新平第一次帮小江戒毒是在自己家里。家人把小江绑在床上戒毒,当毒瘾发作时,他全身发抖抽筋,眼泪鼻涕俱下,还不停地翻滚、挣扎,并吼叫道:“我受不了啦,求求你们用刀捅死我吧,我实在受不了啦,受不了啦……”看着小江生不如死的样子,贺新平边哭边劝:“儿子,你要坚持!坚持!”就这样贺新平寸步不离地守在儿子身边。

到了第七天,小江精神好了许多,没有任何戒毒经验的贺新平以为儿子好得差不多了,就给他松了绑,只是把门反锁,全家人在楼梯口轮流看守着,不成想,小江从天窗口爬出去,

C | 带儿子去新疆戒毒

虽然砖厂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但贺新平却还是把主要心思放在了儿子戒毒身上。在经历了自己帮儿子戒毒失败后,她选择把儿子送进了戒毒所。贺新平花了7000元送儿子去娄底戒毒所,三个月后,小江戒毒归来。在这期间,为了帮助儿子戒毒,贺新平经常一休假就跑到娄底去看儿子,还会把省吃俭用的钱拿来给儿子买水果吃。

为帮助小江巩固戒毒成果,她又东借西凑,给儿子买了一辆二手运输车,找了份稳定的职业。起初小江把每天赚的钱都交给她,她很高兴。但慢慢地,小江所交的钱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小江再次因吸毒被公安机关抓获。就这样,小江吸了又戒、戒了又吸,曾六进六出

顺着下水管溜走了。

小江的出走,意味着戒毒失败,于是全家人出动寻找,在一处偏僻的小巷里把正在吸毒的小江拉回了家。

经过了反复几次在家戒毒失败后,2002年,无奈的贺新平试着陪儿子到远离县城的乡村戒毒。贺新平认为,在乡下生活虽然清苦,但环境优雅,又远离毒品,是戒毒的好地方。

不到两个月,小江的精神有所好转,毒瘾也没了。此时的贺新平感觉小江真的戒毒成功了,于是带着儿子回到了县城。但让她意想不到的是,还不出两个月,儿子又吸毒了。

一方面是儿子的毒瘾丝毫没有减少,另一方面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每况愈下,追债的人不断,而家里之前的生意也都因没有资金而陷入了歇业状态。于是,许久没有做过重活的贺新平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

“我最开始去的是砖厂,搬砖、运土。”贺新平告诉记者,快50岁的她当时干着和男人一样粗重的活。她现在都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下大暴雨,所有的工人都必须去给新做好的砖头

盖塑料薄膜防雨。砖厂里到处是泥土,泥水混合物过了膝盖,身上也没有任何挡雨的东西,贺新平在大雨中干了一个多小时的活。雨停了,她又必须把刚才盖上的塑料薄膜给弄下来。最后,因为体力不支,她昏倒在了砖厂的地上。

工人们把她抬到了床上。但她拒绝去医院,觉得不严重,也担心没钱治病。然后,只喝了一口水,休息不到半个小时的贺新平因为担心小江没人“看管”又匆匆忙忙赶回了家。

“在回去的路上,我两腿无力,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好几次,把膝盖摔得到处是血。”贺新平回忆说,“当时回到家的时候,老公看到我血肉模糊的膝盖,一边流泪一边帮忙止血。”

而此时贺新平看到在一旁坐着的小江,竟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小江的面前:“儿子,我求求你不要再这么折磨我了,你要是再吸毒,迟早有一天我会死在你面前的。”

小江看到母亲这样,也哭着跪倒在地。

那天晚上,一家人都没有吃饭,而贺新平第二天一早又去砖厂干活了。

D | 戒毒成功

2004年年末,小江从新疆回到双峰后,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与外界隔绝,自行戒毒,而贺新平也多方借钱通过药物来帮儿子克服毒瘾。

下定了决心的小江,通过非凡的毅力和坚持,终于在今年彻底戒掉了毒瘾,并在长沙从事运输生意。

虽然儿子不再吸毒了,但贺新平心中对毒品的恐惧感仍没有消失,每次儿子从长沙一回来,她就会有意无意地提醒儿子千万不要再沾毒品了。而小江的表现也一直让贺新平很是欣慰,运输生意蒸蒸日上,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长沙买了房子。

现在,每次贺新平生日,小江都会带着一家三口从长沙赶回来陪她。“我知道我妈挺不容易的,我现在都记得她50岁生日那天,为了给我凑戒毒的钱,大冬天在外面摆地摊,生日那天就吃了一碗一块五毛钱的面。”每次想起这个,小江就总是觉得特别对不起自己的母亲。如今,贺新平除了管理永丰镇老科协艺术团日常工作外,还经常在双峰县内的乡镇开展有关戒毒的主题讲座。她通过双峰县妇联推荐,成为“2013年度最美湖湘母亲”以及戒毒活动“蓝结行动”的候选人。

双峰县妇联主席彭政毅介绍说,贺新平的事迹很感人,对吸毒家庭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如今从毒品漩涡里走出来的她,能够用自己微薄的力量让大家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并去感化那些吸毒的人,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现在的生活跟以前比起来真的是幸福不知多少倍。”这是贺新平在接受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采访时反复感慨的一句话。在11月28日接受采访的当天,贺新平特意穿了一件很贵的貂皮大衣,她笑呵呵的告诉记者,这是儿子孝敬她的。而且,小江给她在双峰县城买了一套房子,还专门给她额外的钱去学跳舞搞艺术团。现在的这一切对于2000年知道儿子吸毒后的贺新平来说是不敢奢望的。

资讯

长沙成立“应急志愿者血库”

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唐天喜通讯员熊军)11月30日,来自长沙市各行各业的400余位无偿献血者在长沙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陈旭的带领下,齐声宣誓,志愿加入长沙市应急志愿者血库。这标志着“长沙市无偿献血应急志愿者血库”正式成立。

据统计,近三年来,长沙市献血次数在三次以上的固定献血者有16000余人。但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长沙市的医疗临床用水量不断增长,2013年采供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0%。而寒、暑假则是传统的血源淡季。长沙血液中心副主任左正荣介绍,成立应急志愿者血库,旨在搭建血液中心与固定献血者交流的平台,因为更多的固定献血者承诺应急献血,必将有效保障临床病人的救治需求,拯救更多的生命。

戒毒所。尽管如此,小江的毒瘾不但未戒掉,反而越来越大,不但吸光了家里的每一分钱,还在外面欠了十多万元的毒债。每当毒瘾发作时,小江恶狠狠问妻子要钱,甚至用刀逼着妻子交出金银首饰去变卖。

看着儿子越来越“无药可救”,贺新平再次想通过改变生活环境的方式来帮助儿子戒毒。2004年,她带着儿子去了新疆。怀揣着家里仅有的几百块钱,母子俩在人生地不熟的新疆开始了打工生活。

“刚开始去,路费就花了不少,还没找到工作钱就快花没了,我们俩只能在街头流浪。”贺新平一谈起在新疆的那段日子,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流。她告诉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当时母

子俩为了省钱,每天只能吃一个馒头,冬天太冷了,馒头都冻得梆硬的,他们就用开水就着吃下去。“有时候饿得真的是两眼昏花,走路两条腿都不听使唤,走几步就摔一次跤。”

小江则用“不堪回首”来形容当初在新疆的那段日子。“我妈年龄大了,高原反应很大,眼睛肿得很厉害,我自己也是浑身无力。”有一次,小江见母亲吐得厉害,而且全身不停地发抖,他一把跪在母亲的面前,哭着对贺新平说:“妈,我们回去吧,我不能让您死在这里,我再也不吸毒了,我以后要再吸毒你就当没我这个儿子了。”就这样,母子俩在新疆过了一个多月这种挨饿受冻的日子后,踏上了返乡的火车。